

重讀《海蒂》：真善美就是正能量



青年讀書薈

歡迎投稿 qingniandushuhui@gmail.com



這兩個月，香港頗不平靜。一些青年被蠱惑和利用，在走上街頭示威和表達訴求時，做出了過激行為，縱火、打砸、包圍警署、將國旗扔入海中，這些不但是違背道德底線行為，更是赤裸裸的違法行為！不少人很痛心：這些青年人怎麼了？他們大都只是二十歲左右，正應該風華正茂、揮斥方遒，卻但不思進取、不為城市發展創造價值貢獻力量，反而以「不合作運動」為藉口搞破壞活動、企圖癱瘓城市的運作。我想，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：他們的內心，缺乏正能量。

，她生活周圍的人都因為她而獲得歡樂。正是在她純真的感情感染下，飽經滄桑、心情抑鬱的爺爺變得開朗起來。

孤雛傳愛心激活生機

海蒂8歲時又被姨媽帶到法蘭克福，在一個大戶人家給12歲的癱瘓姑娘克拉拉當玩伴。在這裏，她接觸到了初步的教育。後來，海蒂又回到爺爺身邊。克拉拉追隨而至。在海蒂的愛心幫助下，癱瘓姑娘克拉拉一天天的活潑開朗起來，她在野外歡快地玩耍，去親近大自然的草木，使癱瘓姑娘克拉拉又有了生活的勇氣，終於重新站立起來。

海蒂的成長，是一個認識真善美、積蓄正能量的過程。她在童年時代懂得分辨

是與非、善與惡，她知道「尊重他人」、「對人有禮貌而不侵犯」、「做有益於別人的事」，是最基本的人性。最難能可貴的是，她帶着單純的心性進入人類社會的倫理環境中，起初感到了極度不適應。比如在法蘭克福生活期間，富有的塞斯曼先生一家雖然能夠給海蒂提供漂亮的衣服、寬敞的房間、精美的飲食，但她也必須遵守這個現代城市家庭的倫理規則。海蒂在這個過程之中，學會了如何在遵守規則的前提下堅守良知、堅持利他。

《海蒂》的魅力，正在於它充分地展示了人性中善良美好的一面，在爾虞我詐、相互傾軋、人性扭曲的現實生活中，能喚醒人們心中的愛，重新思考何為幸福，何為生命的意義。因為人類的天性以善為



本，愛與被愛是每個人一生中必有的行為和感受，是人人心中永不泯滅的渴望，是生命的根基。

譜寫瑞士童心美頌歌

這部小說所串聯的細節都非常動人，例如海蒂為了親自體會一下瞎眼老奶奶失明的苦楚，她竟閉上眼睛學着摸索；她在法蘭克福，心卻總想着阿爾卑斯山的人們。悄悄背着塞斯曼家人積聚吃剩的麵包卷，準備回鄉時帶給瞎眼老奶奶，等等。

該小說另外一個特點，就是作者以深厚的感情，在優美的自然環境，以阿爾卑斯山優美的風景為背景，用極其生動的筆觸描繪了阿爾卑斯山多姿多彩的自然風光、樸實淳厚的風土民情以及海蒂對美好家



▲如仙境般的瑞士阿爾卑斯山，孕育美的心靈

園的熱愛，向讀者展示了一幅美好的阿爾卑斯山畫卷。通過小海蒂的學習和旅行生活，將窮人與富人、成年與幼年、山鄉與城市等各具風格的世界聯繫起來，譜成一曲童心美的頌歌，意在啟發讀者注意身邊的角落，以愛心去待人處世。雖然海蒂是作者虛構出來的理想人物，但讀者卻不會產生虛幻之感，而是從她身上看到了人的本性。

張思聰

就是敢言
計劃成員

《韓非子》的啓示：香港可信靠的就是法律

2019年8月13日是全體香港人傷心的一日，示威者再度迫滿機場客運大樓，兩名內地男子被指是「公安」，遭大批暴徒圍毆、潑水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語帶哽咽地反問：「這個城市，這個家，大家是不是忍心將它推向粉身碎骨的深淵？」看着這些畫面真讓人痛心疾首，夜不能寐。

過去五千年的文明能否給予今天的香港亂局一個啟示？筆者不期然想到法家經典《韓非子》。韓非先生在《飾邪》篇中寫道「家有常業，雖饑不餓，國有常法，雖危不亂」，大意是：家中有固定的產業，

雖碰到荒年也不致捱餓；國家有穩定的法度，雖遇到危難也不致滅亡。放眼今天的香港，所幸，我們還有比較健全的法治體系，要走出當前的社會亂局，法治精神才是我們應該依靠的力量，而今天最重要的，是全港市民都要堅信法律的公平公正。

馬克思曾經講過「法典是人民自由的聖經」。逆法而動，越規而行，不是什麼勇敢的舉動，恰恰是無知和愚昧的表現。從衝擊特區立法會、中聯辦，堵塞道路、癱瘓交通，到用磚頭、汽油彈攻擊警員，圍堵、破壞警署，更有甚者撕毀香港基本法、污損國徽、侮辱國旗，種種惡行已經超出了和平遊行的範疇，嚴重觸犯法律。

維護香港的法治，絕不只是中央政府以及特區政府的工作，更應當是包括青年人在內的全體港人的共同責任和義務。如果大家是關心香港，在此當前更應該勇敢站出來，在青年群體之中發出正義的呼聲。而作為青年，在這關鍵時刻，青年愈是要明辨是非，三思後行，要謹記法律是我們社會的依靠，不能充當反中亂港者的「馬前卒」，再向邪路和危險的道路上繼續邁進。

曾身陷囹圄的郭炳江告誡年輕人要守法，「唔好亂做嘢，一入監獄就會好後悔，千祈唔好做衝動嘅嘢！」世界上沒有後悔的藥吃，別等違法才知守法。

劉瑤

香港華菁會會員
山東省青聯委員

時間，誰也逃不過

《走到人生邊上》（見圖）是楊絳先生的最後一本書，96歲的老先生用這本書記錄了很多對於人生的看法、對於鬼神論的分析，當然更多的是走到人生邊上時對於往事的回顧。讀罷，了解了很多屬於他們那個年代人的生活與故事，也改變了我對於人生、人性的部分理解。

記得高中時，在一次重要考試前，我正在學校大掃除，突然收到媽媽的電話，得知了奶奶病危的消息。我放下掃帚就奔向醫院，在病床前我看到了奶奶含淚的雙眼，她握着我的手，嗯哼着囑託的話語……那幅畫面被印在了我的腦子裏，在奶奶的眼睛裏，我看到她的不捨和留戀，但是時間的沙漏就快終結，無情地一點道理都不講。那天我哭慘了，但我記得我的父親強撐着處理完了所有的身後事，然後回家走進房間默默地擦起了眼淚。那是我第一次看見我爸哭，也是我第一次面對「生死」，我實在太討厭這種無能為力的境遇了，但我真的什麼都做不了。

我相信人有靈魂，我也相信善良的人會有來生、會有好報，但是我還是怕，可能是因為對於現實生活的滿足與珍惜，我怕那種竹籃打水一場空的失落，也害怕失



去的悲情與痛不欲生。我嘗試逃避，但還是會聽說各種有關生死的故事。而《走到人生邊上》這本書，在開始的時候就直接以自問自答的形式告訴我們，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規律，誰也逃不過。曾經聽過一種說法，老人家最怕的就是自己面對生死。當人真的走到人生邊上，還敢於直擊生死問題的都是勇士，而楊絳先生就是這樣。很多事情其實是心態的調整，問題的癥結並不在於怕與不怕，而在於是否敢於面對。



楊田田
香港華菁會
副秘書長

在陽江市海陵島十里銀灘邊，有一座形似展翅海鷗的博物館——以「南海Ⅰ號」為主題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。「南海Ⅰ號」是一艘南宋古沉船，約800年從泉州出發航行至陽江附近沉沒。我對「南海Ⅰ號」不陌生，記得2007年「南海Ⅰ號」沉船整體打撈的事件是當年一道時事考題。因此，我對於能親臨參觀、重溫一段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感到十分難得。

「南海Ⅰ號」的發掘史本身就很有意思，首先它反映了中國人的耐性。中國人從發現它到打撈它等了20年，一直等到技術成熟才動手；到目前，還有一些難度較高的文物與淤泥分離工作未展開。其次體現了在水下勘探這個領域的國際合作、內地和香港的合作。最後，「整體打撈」技術是歷史首創，反映了許多水下考古專家學者的智慧。屈指一算，一個人的職業生



▲南海Ⅰ號出土的景德鎮宋碗，精美絕倫

涯一般只有30餘年，「南海Ⅰ號」的打撈、發掘、保護時間就超過30年，因此它凝結了超過一代水下考古專家的心血。

出水文物見證絕美宋瓷

「南海Ⅰ號」的出水文物也讓我嘖嘖稱奇。因為當時船身快速沉降、水底淤泥把底倉貨物嚴實地覆蓋，所以出水文物保存完好。文物以陶瓷為主，亦有少量金器

及其他物品。陶瓷多為福建窯廠製造，還有一些是來自江西景德鎮窯。無論罐碟碗均造型飽滿，漆面發亮，紋路清晰，而且包裝得十分精巧，有以大套小、瓶子和瓶身十字交叉固定等方法。我最喜歡的一個陶瓷展品叫「宋青白釉刻畫花嬰戲紋碗」。這個碗裏外均塗着青白釉，上面勾勒着嬰兒輪廓，配以蝙蝠圖像和誇張的大石榴，蘊含着「多子多福」的美好願望。我最喜歡的黃金類展品是三條款式類似的、散發濃郁異域風情的金項鍊。這些金項鍊造型精美，還預留到埠加工寶石、小香囊的設計，可謂是古代的tailor-make的好例子。此外我還看到試金石和金葉子（類似古代的支票）的實物，大開眼界。

通過「南海Ⅰ號」，我重溫了海上絲綢之路歷史，驚嘆宋代海外貿易繁榮，也更加理解今天國家「一帶一路」倡議的歷史承載。此外，二三十年間，水下考古隊的辛勤工作及中國與國際、內地與香港間的協作，也為我們展示了各界齊心保護中國文物的正能量。

吳敬梓筆下的三「笑」

河縣容不下這個人。這裏風氣，這裏的人，一說起有品行的人，就歪着嘴笑，這是嘲笑，戲謔的笑，我們平常會說「嘴都笑歪了」，大體也是這個意思，是最不友好的笑；一說起前幾十年的世家大族，就鼻子裏笑，這是嗤笑，冷笑，蔑視的笑；一說起那個人會做詩賦古文，眉毛都會笑，眉毛在上，笑的幅度比前兩種稍微要大一些，這是輕佻的笑，看不起的笑，輕視才學的那種笑。

三種笑是一個意思，都是輕蔑不屑。這裏對有品行的人，對有名望的世家大族，對有才學的人，都不屑一顧，眼裏只認得錢，只有一個彭鄉紳。下文交代得清清楚楚：「問五河縣有什麼山川風景，是有

個彭鄉紳；問五河縣有什麼出產稀奇之物，是有個彭鄉紳；問五河縣那個有品望，是奉承彭鄉紳；問那個有德行，是奉承彭鄉紳；問那個有才情，是專會奉承彭鄉紳。卻另外有一件事，人也還怕，是同徽州方家做親家；還有一件事，人也還親熱，就是大捧的銀子拿出來買田。」

曹雪芹筆下的「笑」，是「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來」，笑出了聲，聲情並茂。吳敬梓筆下的三「笑」，是悄無聲息默默無語的「笑」，卻是「此時無聲勝有聲」，筆法絕妙，諷刺意味都在「笑」之中。正如魯迅先生說的那樣「其文威而能諧，婉而多諷」，「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，誠微辭之妙選，亦狙擊之辣手矣」。

虎歌

虎哥

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某天晚上，家裏有了錄影機，用它看的第一部電影是吳宇森的《英雄本色》。那時候十幾歲，還不懂什麼叫風格，不明白導演的作用，還是痴痴坐在電視前，被小馬哥驚呆了。還有電影裏的香港，那時候就是我們眼中外面的世界。

工作之後，有次去美國出差，在紐約街頭看到各種影碟出售和租賃的店舖裏看到眾多老港片的DVD，也有專門店舖牆上貼滿了香港功夫片的海報。港片是大中華區向外部最早的文化輸出。在旅行不是那麼發達的年代，老外眼裏的中國，大概就是香港，就是港片裏的香港。

全盛時期，香港的產片量讓人咋舌，裏面有爛片，但也不乏精品。那時候，港片基本算是兩岸三地文化上的最大公約數，沒人否認它們是好看的，罵來罵去，坐



下來看個香港電影，大家都是開心的。港片裏有「俠義」，俠的情節深入每個中國人的骨髓。胡金銓在《俠女》中塑造了身負家仇國恨、一力對抗東廠的楊慧貞，早在七十年代就斬獲了康城的心。他還在1967年在台灣拍了《龍門客棧》。25年之後，徐克監製了《新龍門客棧》，開啟了香港電影新武俠潮流，在大漠漫天風沙，周淮安、邱莫言等捨生取義的情懷，就是「俠」的氣度。邵氏電影《報仇》是民國故事，帶着濃重荷爾蒙氣息的兄弟之情，也是中國人才懂的情結。八九十年代盛行的警匪片，不管是講黑社會的，還是講警員的，都是同樣的故事核心，追求公義，鋤強扶弱，這也是「俠」。結尾都是建設了什麼，從不是破壞了秩序。

香港電影走向衰退，這種情懷依然不減，早些時候的《無間道》、去年的《無雙》都讓內地觀眾憶起看過錄影帶、VCD看香港的激動，讓本港觀眾回到港片至尊時期的光榮。說到底，港片當年可以俘獲鬼佬，更成為中國人的「心頭好」，在於商業因素之下的中國情結。剛剛說到徐克，有幸看過他一部沒怎麼上映過的老片《第一類危險》，講了三個後生仔，如何一步一步反社會，失控到無以復加的地步。想想現在的香港，有點寓言的感覺，不勝唏噓。